

## 导 言

人的生活可有意义与价值？在提出这问题时我们不存任何幻想。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能摆出拥有某一真理的样子，而只能去逐步展现真理。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个仍未解决的难题，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努力不去解决。我们现今的时代对解决这个问题毫无自信。关于这一点，必须更详细地予以阐明。不过要表明这种自信对我们必不可少，倒无需任何精妙的论证。我们容易受到形形色色的影响，为无穷无尽的问题所困扰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很难看出任何统一的意义或目的。何况生活并非仅是空闲的游戏。它要求辛苦、劳作、克己、牺牲。这种辛苦，这种劳作，是否值得？整体的利益能否补偿局部的危险与损失？它能否肯定地向我们证明生活值得一过？这不只是个纯思辨的问题；因为倘若没有对某种崇高理想的信念为我们的一切活动注入热情与欢乐，我们便不可能获得生活的最大成功。

诚然在某些时期这个问题可能处于潜伏状态。传统和社会要求设立了确定的指导路线，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倘若一旦产生了疑问，倘若人们对支撑整个结构的假设表示怀疑，信念的颓坏便如烈火肆虐，四处蔓延。我们越是苦思冥想，问题越是变得复杂难解。当我们想要去证明，生活虽有种种表面的混乱，却仍然具有某种意义与价值，而且可以满怀信心地宣称它值得一过时，似乎过于自不量力。怀疑造成瘫痪，侵蚀了我们时代的生机。我们看到的明显证据在于这

事实：虽然取得了一切令人惊异的成就和持续不断的进步，我们实际上并不幸福没有一种普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相反，倒有一种强调人的微不足道、藐视人在宇宙中地位的倾向。较为仔细的考察表明人们为了统一生活在作真诚的努力，然而，即使如此，所用的方法也是迥然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可供选择的制度，可供选择的理想，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却同样要求我们去拥护。而既然其中没有一个明显地、使人信服地优于其他选择相互冲突的倾向与标准便依然是当今的常态。在某人看是至高的善，对另一个人却是绝对的恶；使第二个人充满激情的东西，第一个人却认为怎么谴责都不为过。因而，面对局部工作的丰富成果，我们却不得不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地，无法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对于所追求的目标和所走道路的性质越来越没有把握。形势迫使我们考虑这个问题 面对着黑暗、怀疑和否定 我们是否还能从生活中找到某种价值与意义，冲突的要素是否终将会服从某种伟大的建设性的理念？

除非我们准备把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否则这个问题便无法解决；惟有看作整体才能够对其价值作出判断。但是应当如何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呢？不错，我们必须作这种尝试我们对幸福的向往要求这样，这乃是有理性的人的渴望，他不能完全沉湎于流逝的瞬间，而必须追求某种包罗一切的目标。然而，无论这种要求有多强烈，无论推动着它的激情有多深沉，不超越人类的特殊范围便无法满足它。因为人的生活与宇宙的生活无可解脱地连在一起：人必须弄清他在宇宙中的地位，并据此来调节他的活动，而避免耽溺于任何有悖于万物之理、有悖于他自身的诚实本性的幸福。那么，人对幸福的渴望与真理的要求有办法调和吗？真理与幸福的这种调和，无疑是所有试图坚持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人所怀的梦想。至于这种梦想是否有可能实现，则是另

外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并迫使人们注意。它并非由哪一个人发明出来它乃是时代最深层意识的结果：乃是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产物。人类如此关心的迫切问题必定也是个哲学的问题所有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视哲学为笑料者当然不在此列

我们很自然地批判我们自己的时代所必须提供的问题的解答开始虽然普遍的思想混乱使我们不能指望从中发现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东西。但是，若说它们之中不包含任何真理成分的话，那便很难想象，它们会被如此详尽地阐述，并赢得如此广泛的赞同。毫无疑问，它们为我们记录了人类经验的某些形式；给了我们有关问题现状的广阔视野；而且，也许正是由于其不尽人意，它们可能把我们的思想带到一个关键性的岔路口，同时指出我们自己应当遵循的方向

## 今日问题状况

很难否认，现今的人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其生活的意义，都没有确定的信念。这不仅在于他总是反映出环境的形形色色差异，而且他的整个生存被一种绝对的对立分成两半。往昔留传下来的旧传统与各种新的理想争相要求他付出全部忠诚。这些传统不仅在细节上相互冲突，而且把生活放置在根本不同的基础上。因而，凡是涉及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它们便截然对立。以宗教和内在论唯心主义为代表的旧有秩序，称颂一个肉眼看不见而只能由精神去领悟的世界的权威，对于感官生活，只承认它有派生的从属的作用，根本漠视甚至公然抨击它可能提出的拥有某种独立价值的声明。与此相反，新的思想试图对生活作出说明，而不以任何方式诉诸另一世界。倘若不是在我们感官世界的范围内，根本就无从让人懂得欢乐与悲伤在这里，惟有在这里，生活才能找到其统一性与意义。跨越这些界限的任何企图都只能是幻想的产物，只会毫无希望地把我们引入歧途。新旧观点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而且，事实上，瓜分着我们的忠诚。我们的理想与价值标准主要由旧的思想路线决定，我们的兴趣与事业则主要取决于新的路线。最终我们将选取何者？我们将在何处寻得一种能使生活值得一过的方案？

## 旧有的解答

### 宗教

由古远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对世界的宗教解释，依然牢牢地控制着现代的思想：不仅如此，它深信不疑自己有赋予生活以价值与尊严的力量。这一信心建立在某些确定的假设之上世界与人，即其居民，都被设想为由一种惟有信仰才能领悟的超验的精神力量所创造。人生的一切主要兴趣都集中在他与这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之上、自从他被认为不再与它一致以来更是如此。纽带已经断裂；人已经可悲地从他曾经占有过的高贵地位跌落下来。因此，他的至高无上的努力，便是恢复失却了的他与上帝的交流，惟有彻底改变内心生活方能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让道德复兴，而其中必需的第一要素便是上帝的慈爱与恩宠，它使人本来不可能办到的事成为可能有了这一前提，还要靠人自身的努力。他不仅要下定决心皈依，忠实地护卫他所受到的恩宠；他还必须协助上帝建立其在尘世的天国

抱有这样种信仰，人很可能过高地看待他自己以及他的毕生工作作为上帝形象的翻版，人处于现实世界的正中，宇宙之轮围绕着他旋转人的行为决定了宇宙的命运，而且永世不变。此外，每个人虽然脱离不开神定秩序的种种事实，但是仍构成一个独立的活动中心，而且他自身便被视为一个目的；不仅如此，他的决定还是达到整体的完满所必需的，整体不能缺少其哪怕最卑微部分的帮助。

生活如宗教所认为的，充满着忧虑、烦恼和痛苦。宇宙实在太真实，人类生存的矛盾实在太显眼，容不得通常意义上的舒活

与幸福。事实上初看起来，宗教往往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世上的不幸与罪恶但正是在这里，上帝的力量介入进来，让人脱离悲惨窘困的境地走入新的生活分享上帝的荣耀、完美与永恒，获得一种无法想象的喜悦的满足善对恶的最终胜利即刻得到担保。而人的生活的每一细节都必须服从于这一伟大目标。确实，人生不易，但它的目标是崇高的，它的基础是坚实的。人生决非一场虚幻的施与。

数千年来，人们满足于这种生活。它使人们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它为无数群众提供了精神的刺激与安慰。不过，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如下事实：即人们从未对它的基础提出过怀疑。宗教内部出现的疑问很可能使宗教热情更为炽烈，奥古斯丁与路德便是明证；而对宗教本身提出的质疑，即便不是真正摧毁它，也必将削弱它。在现代世界发生作用的正是这一更为基本的怀疑，并正日益证明它对宗教兴趣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最终表达出这种怀疑的批判，表面上是针对着宗教教义提出的，而它的效力主要来源于人们对自然与历史的意义所获得的新见解。但是，倘若旧的力量和热情仍然在圣坛上熊熊燃烧的话，这样的批判本不至十分严重。自信而目空一切的信仰甚至会从理性的两难困境（因谬而信）获得额外的力量。倘若效果与此相反，那是由于时代的感情已经受了一场剧变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一个剧烈动荡不安的时期，宗教成了整个生活的精神推动力、主宰和权威。这便是古代终结的时期。尘世无法提供任何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其精神的生存似乎是注定了的，其唯一方法便是依靠另一个更高的世界。信仰，带着崇高的激情，紧紧抓住这另一世界，使它与人类生活密切相连，把它变成法庭，有形的世界必须在它面前证明自己，为自己的生存作出辩护。想象力也高高飞扬，有力地赋予精神世界以具体形式，使之极为生动鲜

明、令人敬畏在这里，在探测到生活的底蕴之处，人与神之间的对立被超越了：人与神本质上的一致性（这个位于一切宗教之底部的给人慰藉的真理）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来这是英雄的时代。这个时代能够改变生存的整个面貌、能把最艰难的任务视为轻而易举能把不可能的事情视为等闲平常，能把看不见的上帝视为一切实在之中最可亲近的实在。

这样的时代对人类生活施加了持久的影响但是时代的特殊性质不可避免要随着它们一起衰亡。因为持续不断地在这种紧张状态下生活是无法想象的。倘若这种紧张继续下去，倘若生活不回到一种较为稳定的状况，弦便会拉断。但是，随着紧张的松弛，宗教便处于一种生死关头她已不能实现其作为生活的中心权威的要求：她的呼吁已失却其往日直接的、令人信服的力量。人与神重新开始对立，宗教的事实与经验不再栩栩如生，宗教越来越成为只是沉溺于其他兴趣的生活的装饰品。这一变化主要属于现代发端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长期不被理会、受人藐视的自然界赢得了一种新的吸引力以新的语言对人说话，吩咐他从新的灵感源泉汲取新的勇气。人骄傲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力量：尘世工作的种种问题向他涌来，使他目不暇接，一切有关灵魂拯救的思考都被远远推到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他简直无法理解一种竟然能把思虑都集中在精神生活上的心理状态。如此重大的变化势必使宗教对人生问题所作的解答受到质疑；而怀疑的提出已然意味着宗教生活中一种相应的衰落，即使其外部形式维持不变它失却了旧日的力量与自信，蜕变为一种单纯的感情波动，这种感情从来不曾、也决不可能给生活以真正完美的满足。不管对宗教如何毁谤，不管对它提出何种异议，现在都会被乐意地倾听。特别是，人们深切地感到，事实上宗教忽视了或至多只是附带地提到生活中的许多内容。这样一条思想路线自

然容易得出结论说，宗教对生活的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损伤。以其惊人丰富的活力包围着我们的世界，竟然得依赖一个连其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的陌生世界，实在是荒谬绝伦。“无疑”，我们仿佛听到反对者说：“这是一种由远及近、由不确定到确定的方法。”当然，我们可以找出论据来驳倒他，而且我们当然无权不作进一步研究便承认流行的意见为真。何况，无可争辩的是，尽管有抗议和否认，宗教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对生活所起的激励、鼓舞作用，它所建立的等级，它所激发的追求无限、不朽与完美的抱负，所有这些都不能轻易抹煞。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检验人们追求真理与幸福的一切努力。但是，与此同时，事实仍然是：整个局势已经改变。不管它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功，[传统式的、教会式的]<sup>①</sup>宗教，对现今的人来说，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答案。要向我们解释生活的意义，使我们觉得生活值得一过，它本身太成问题。

### 内在论唯心主义

内在论唯心主义，以其对理想的一贯崇拜，与宗教并存了数百年，时而补充它，时而反对它，并且宣称它能够避免宗教命题的种种困难，而不用牺牲任何生活的深刻意义。唯心主义像宗教一样给生活一个看不见的基础；但是，对于唯心主义来说，那不可见的，并不是与可见世界并排存在、由一条明确的分界线隔开的世界；相反，它是可见世界的根本，构成其真正的更深刻的本质。宇宙确实拥有这种更深刻的本质，使得它的种种外部形貌找到一致和统一，这既是一切唯心主义的坚定信念，也是它必不可少的前提。根据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人与宇宙是一个密不可分的

<sup>①</sup> 方括号里的词语是根据作者本人的意见加上去的，因为它们可以使作者的意思更加明白 ——英译者

整体而且人在宇宙中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被派有特殊的任务从外表看，他属于一个可见世界。但是在内心，他已经发觉存在一个更深刻的实在。因为在他内心，世界生活首次获得了对其自由的清楚意识不过离开人的个体独创性与合作，这种发现是不可能的他必须自己主动争取；他必须劳动和努力在某一点上，一切都取决于他，因此他可以合乎情理地希望，通过发展他自己的各种能力来提高整体的福利使这种唯心主义崇拜具有令人信服的实在性的首先是，通过与自然倾向相对的精神活动的发展，一种全新的生活，一个精神价值观念的王国，真、善、美的世界便出现在眼前。全神贯注于这些事情、完全被它们吸引的人，似乎被高举出日常生活的琐事之上，而和一个更大的世界亲密相处。他的生活显然不需要除自身之外的任何目标。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找到它的意义，在成功的喜悦中得到满足。在这里，自觉与强制相对立，崇高与平凡相对立，自我实现与纯粹功利相对立。惟有藐视安乐、热心劳动，方能赢得这种生活。最具远见卓识的状态是精神上富有，特别在科学艺术领域里。创造性劳动调动起人的一切才能，使他作出合理健全的判断。不错，人最初是依靠他自身和他自己的力量；但是既然他的努力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他便开始介入他曾促进过的更大范围的生活，他的自信便也不会堕落为自欺。他怀抱着理想，并且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实现它。

古希腊思想家正是按照这一样式来解释生活而且其主要观念以各种不同形式一再地重新出现。从歌德的毕生工作、可以看到它最现代的表现。只要有人试图把人类经验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便会感觉到它的影响。它对一切真正的文化具有一种持久的价值。

然而说到它作为生活唯一的指导者和解释者的要求，内在

论唯心主义并不比宗教成功多少它的基础已被动摇。以它们为根据的生活已失去力量和深度，而这些恰是它要君临一切所必不可少的，离开了它们，它便不能给人启蒙的福音。认为实在拥有一种精神深度，凭借对我们所知世界的一种更深刻洞察，我们便能步入创造性事业的王国，这在现今的普通人看来，正和宗教的任何基本真理一样可疑，一样成问题事实上。内在论唯心主义的信仰乃是特殊状况的结果：它们是人类那些少有的喜庆之日的产物，那时，碰巧伟大人物发现了某一合适环境的刺激因素。在这样的时期，在艺术创造的热情和喜悦中，不可见的世界成了一个明显的、无可否认的事实，成了人类生活无可争辩的中心，要求并占有人的全部精力与热忱。精神的创造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行动，使人超越他自身。但是那些创造的时代过去了：人们的任何愿望都无法延长它们，也无法随意复兴它们。当其他相互冲突的影响汹涌而来时，创造性天才所开辟的前景又逐渐消逝。可见的世界不再只是一个不可见世界的展现和证明。它被认为拥有它自己的完全独立于一切精神价值的独特品性。外部世界顽固抵抗人的努力，而即便人的内心生活也并不单独对精神目标作出反应。批判地看，这种生活似乎被突然的对立所撕裂和伤害，似乎无法实现一种合理的生存所必需的组织。也许这些困难同唯心主义的精神力量一样不那么好对付，而且人们始终可能把一个严厉的检验视为对人的高尚品质的挑战。但是当这种混乱深入到内部，当人感到困惑和虚弱，当他的低下本性不让他前进、阻止他向上奋斗的时候，他的信仰世界便开始动摇，他不再认为自己能够到达终极实在。尽管他有一切进步，他最深刻的向往和渴望却仍然没有满足。整个唯心主义信念势必变成一种附属品，因为生活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处。它不再能为人生问题提供任何可靠的线索。

内在论唯心主义始终都得面对这样的批判。但是把它阐述清楚的任务却留给了我们时代这个任务已从两个方面完成。首先，更多地强调宇宙的盲目必然性，人类生存的非理性，人类对真正崇高的目标总体上的漠不关心。其次，我们已经使自己牢记人类能力的局限，这些局限似乎会完全彻底阻止我们直接参与任何世界生活。现代主观主义往往把人从其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中抽象出来，把他与世界对立起来，从而使他作为不同的种类而与世界疏离。如此放置之后，他确实可以无限地扩展他的领域，但是他决不可能离开它而采取一种全新的立场。创造性的精神能量如何能在诸如此类的局限之下证明它自己，展示宇宙更深刻的根源，并给予生活一种改变了的意义呢？

这些怀疑和困难虽然严重，对于内在论唯心主义的影响来说，它们本身还不是致命的。但是一旦它不再是灵感的源泉，一旦它不再以精神世界不可抗拒的力量发挥作用，它本身不再生产而只是占用、持有或享受已经生产出的东西，它的创造能量便不可避免地退化为单纯教化。尽管教化可以作为广阔生活的组成部分而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它本身无法满足生活的需要和要求。它能够给生活增添喜悦和亮色；它能够以丰富多采的色调装饰生活；由于大量的消遣，它能够使人愉快度日而忘却人类命运的阴暗。但是它不能激励伟大、崇高的行动，它不能使我们与一种普遍的生活保持可靠、密切的接触；它没有交给我们必须履行的重大责任，而是一切听凭我们自己的想象和爱好。既然如此，它又如何可能使生活值得一过？我们不是常常从它之中发现某种迷妄和虚伪吗？人被吩咐要热情奋发地献身于一个精神价值世界。他被告知要“让自己参与”，要像激励别人一样激励自己全心全意地服从这一命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所谈的教化对整个精神价值领域持这样的看法：与自然的和自我的保存这

些大目标相比、与日常生活的种种兴趣和热情相比。它只具有极小的或充其量第二位的重要性。教化运用一切社会技能和智谋来掩盖这一矛盾，并且相当成功地保持着表面的堂皇。但是，我们不能把整个生活建立在表面现象上；从一种仅仅是附带的信仰中，我们不能汲取克服忧患和匮乏的力量，以及摆脱无法忍受的心灵空虚的方法。这样的教化无非是第二手的生活，决不会带给我们任何真正的满足。

内在论唯心主义的诸种经验在一个方面与宗教经验相同。两者似乎都表明，竭力想达到一个新世界的努力只会引人误入歧途，它向我们展示的充满希望的前景注定被证明是虚妄的。不仅如此，凡是抱有过高希望的地方，反应相应也会过大；失败会导致深刻的沮丧和最阴郁的怀疑。自然竟然赋予人们必定会珍视、但不管付出多大努力都不能实现的希望和期盼，有这种可能吗？当他蔑视当下的感觉世界，认为它渺小、不完美，试图凭借宗教信仰或创造性洞见进入一个新的崇高的领域时，他仅是幻想的牺牲品吗？不，当然不是！没有一种纯粹的幻想能够如此地鼓舞人心，也不会如此地丰富和深化生活。

全靠宗教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独立的内心世界，坚持了动机纯洁性本身的绝对价值，给生活注入了一种高尚的严肃性，使我们体验到由否定的痛苦到信仰的喜悦这一过程激动人心的紧张和趣味。是宗教打破了自然主义生活图式僵硬、狭隘的限制，唤醒了人们对爱情与不朽的莫大向往，第一次给了心灵一种真正的、精神的历史，并使这种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内在论唯心主义又一次引发出人的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使用它们，同时促使它们和谐一致地发挥作用；它使人超越个人的特定自我的渺小和平凡，与宇宙缔结一种精神交流关系，并且，通过把真与美密切联系起来，它创造了一种具有罕见力量并享有盛誉的生

活类型,而这一切的结果使我们感到许多或大王张萦绕着我

们的生活并迫切地要求承认。但是,倘若某原则本身已经让路而它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们该如何对付此时困扰着我们的种种主张及其听包念的混乱呢?植物离开它的根、离开使它成为有机整付体一切,还能存活吗?那此离开其根基、离开激发它们的原则而存在的种种主张,能不丧失它们的本质和生机、它们引人注目的强制力吗?它们只能像苍白的幽灵徘徊在我们近旁,足以毁坏我们在可见世界的愉悦,却完全不能向我们打开另一个世界,不能为我们的活动提供一个合适的目标并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种意义:

对这些考虑人不能始终置之不理。不过他可以暂时采取权宜之计,尽可能把它远远推入幕后,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别的地方。这是我们整个现时代的政策,它突出反映在19世纪从唯心论转向实在论的运动之中。厌倦种种内省问题的趋势正在增长:凭借青年人的充沛精力和满腔热情,我们专心致志于可见的世界。这个世界日益展现其丰富多采,而且,在这里,惟有在这里,才有指望发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由于人们的兴趣的这一转向,生活似乎失去它阴暗的幽灵般的特征,呈现为一种生气勃勃的具体形式。诚然,我们个人的爱好在宇宙无可违抗的规律面前必须谦卑地让路,必须作出更多的牺牲因为,尽管有一切表面的扩展,人的内心生活却在收缩,各种限制更紧地包围着他。不过在更狭隘的限制之内,他过着一种完全自由自在的、宽容的生活。他不再被迫把现实分为善与恶,也不必使他的任何官能抑制和困乏。他可以不折扣地实现任何一种冲动,无所顾忌地发展任何一种能力。那时,重新组织生活难道还不可能吗?其次,尽管旧制度以它从来不能保证其兑现的诺言使我们失望,难道我们就不能从这种新的综合中找到乐观主义的真正理由吗?无

论如何，人类已经竭尽全力来回答这个问题。这种尝试的历史表明，它已经历了许多不同的阶段，并采取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下面我们就对它们进行考察。

## 现代的文化

### 劳动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现代的进步，往往把生活兴趣的中心从不可见世界转向可见的世界。但是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一转变有过两个阶段（一个缓和些，一个剧烈些），我们必须警惕，莫把两者混淆起来。从一开始，可见的世界便是兴趣的主要对象，但是人类如此长期的辛苦并非一无所获。从其劳作中已经产生一种很有成效的记录，即一个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独立的主体。于是，在人与世界之间产生了区别。与传统观点对立，这一区别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致人们如此明白无误地说道：以后的主要问题，在于确定人与世界如何相互联系。正如在第一种情况下为了真理和明确性起见，有必要在人与世界之间设置一道鸿沟一样，现在变得同样必要的是跨越这道鸿沟，与一个不再为人类偏见所歪曲的世界重修旧好。人们自然地期望，与世界的重新联合将会产生强有力的刺激，而且，不仅如此，一个全新的生活将被打开，它将使可见的世界比在先前的时代发挥远为重要得多的作用。这一期望已经实现。世界不仅以我们梦想不到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它的秘密与历史，而且允许我们把它塑造得越来越为我们所用。对于环境，我们越来越抛弃过去的被动态度，以推进一种主动的关系。我们发现一度被当作不可变更的命运来接受的事物的现存状况，是能够加以转变和改善的。无论何处出现

苦难与贫困、错误与幻想，现代精神都勇敢地发出进攻，并寻求一种根本的救治理性对非理性的斗争在一切有争议的地方展开由此出现了无穷无尽的问题和可能性现在，这种新生活的中心是劳动即抓住一个对象并按照人的目的来塑造它的活动这个过程在严格的现代意义上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调整自己做到越来越精确地符合所处理的对象的性质和规律，彻底地与之同化，以致我们的劳动本身呈现一种客观的性质。因此，不仅在科学技术部门，而且在政治实践的领域，劳动开始不受劳动者的主观意见和倾向的支配；它建立起自己的各种联系，发展出自己的规律和系统从而给予劳动者一个稳固的立足之处和持续进步的可靠前景。于是在这些变化了的环境之下，倘若生活要有任何意义的话，只能从一个源泉即劳动去获得。而且劳动看来确实能够提供这一意义：它的组织使人的行动效率无可比拟地提高强化了个体和瞬间的贡献，使我们深深意识到世界范围的团结。各个时代，像个体一样作为一个共同的任务的组成部分而连结在一起我们知道自己的重要性，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今天如果哪个地方看似走投无路，那也无需泄气，因为劳动把越来越广阔的可能性摆在了我们面前而且与命运搏斗这一事实本身已足以减轻命运铁手的压力。于是我们有了一种强劲有力、直截了当、富有意义的生存，从不试图突破它有限的范围，安安稳稳地回避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复杂问题。试问，人类生活难道不能从某种这样的图式中找到充分的意义和满足吗？是的，我们回答，也许能找到，如果心灵能同意占有一个次要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停止尝试统一我们的精神经验，甚至扼杀对这种统一的渴望的话。但是，由于这并非易事，我们立刻面对一派混乱，使我们对劳动的价值产生疑问，并拒绝人们提供的答案。在开始的时候，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劳动，并为取得的成果而眩惑甚至陶

醉。至于他的内心生活并未得到相应的充实。对此他从未产生过片刻疑虑。然而随着劳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更加有力地坚持它对劳动者的权利时，他就不可能不对此产生疑虑了。物质成果与心灵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明显。心灵，从来不满足于单纯的成果，必须要回到它自身。问它自己的内心生活得到了怎样的收获：因为它不能不把这一内心生活视为目的，与它相比，其余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另一方面，具有巨大复杂的组织的劳动，对劳动者的福利漠不关心，他仅仅被看作一种手段，为了实现劳动的目的而被使用或被搁在一边。他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具有意识特征的工具。但是，心灵能够容忍被这样对待吗？在抗议这种贬黜时，不会产生对一种更幸福、更高贵生活的强烈渴望吗？而且反抗还有另外一种根据：越来越细的分工和专业化，意味着人的全部能量中只有越来越小的部分得到发挥，其余的都被闲置不用。但是为了心灵的幸福，必须让它的一切能力得到发挥，如此之多的功能的发展受到抑制，必定被看作不可容忍的损失。另外，心灵需要时间以便安静、持续地发展，而劳动却把生活变得匆匆忙忙，不容喘息，不知道休息和停顿。因此，心灵毫无踌躇地开始把劳动看作敌人，并且拿起武器，进行自卫。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运动清楚地暴露了接踵而至的困惑和不安。不过问题并不限于社会范围：它影响了生活的所有方面。到处都有同样的忧虑，唯恐由于过分专一地献身于劳动，会使我们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心灵，唯恐劳动的胜利竟会意味着一种生命力的降低，一种责任感的削弱，以及必然产生的一种精神生活的贫乏。

由于这一裂口贯穿我们的整个生活，生活价值的问题成了无望解决的难题。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用劳动来抑制思想，但是不能仅仅为了劳动而无限期地劳动下去。伏尔泰的处方——去劳动，而不要问为什么——倘若付诸实践，会把我们变成驮

兽。倘若到头来劳动不能达到整个人类的善它于我们又有何益呢？何况，对我们今天地位的考虑非常清楚地表明，劳动的进步甚至无助于个人去占有实在：心灵与世界没有结成个活生生的统体。整个心灵也没有把世界作为整体来向它挑战、与它格斗，力图使它整个地臣服于自己。相反，事实上，对象世界对于心灵来说仍然是陌生和疏远的，尽管有它一切狂热的活动。我们的努力没能赋予生活以内容，与宗教、艺术、哲学等精神创造特别有关的各种能力受到最可怜的挫折和压抑。

于是，在劳动与心灵的冲突中，生活被撕碎了。我们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不安境地。在许多可能的出路中，由现代运动主流所提出的方法首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里指的是尝试比主张劳动法的人更严格地把生活限制于直接的生存范围，在这个范围里，可以完全一致地组织生活，让它接受一个主要目标的指导。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把我们无法忍受的混乱主要归因于：旧的制度对我们仍有支配力和影响，它们与现代精神截然对立造成了生活中的冲突。他们要求，所有这些旧体制的痕迹都必须彻底清除，从此以后的生活内容必须完全由感官经验的世界提供。

这样一种要求首先使问题变得紧迫起来，迫使人们必须明确地选择一条路。对现代生活最有力、最典型的概括莫过于它最喜欢的论点，即它有可能为生活找到一种意义与价值，无须求助于另一个世界；我们不需要超越直接的生存范围，不需要假设一个在幕后的观念王国，也不需要到这个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寻找我们所追求的善。这一论点的宗旨是把生存建立在一个始终如一的基础上。在这个平常的世界不同于任何别的地方，我们看到无数个体怀着同样的兴趣和希望结合在一起；因此，这里是灵感的最主要源泉，是现代运动获得进步和改革所需要的力量的地方。这是一种坚决的尝试，要把生活完全地扎根于我们